

新時代 小叢書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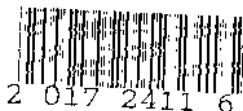
山田坂仁作
阮有秋譯

資產階級的唯物論 與辯証法唯物論

中國大書局發行

B02
60

40119



2 017 2411 6

★ 新 時 代 小 叢 書 ★

資產階級的唯物論與辯證法唯物論

山田坂仁作

阮有秋譯



中華書局印行



資產階級的唯物論與辯證法唯物論

目次

- 一 資產階級的唯物論……………一
- 二 辯證法唯物論……………二二

資產階級的唯物論與辯證法唯物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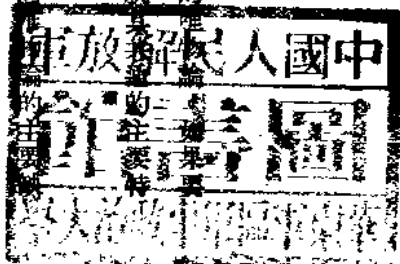
一 資產階級的唯物論

這裏所說的資產階級的唯物論，是指勃興期資產階級中產生出來的唯物論。詳細說明它，就得要說明它的各種各樣的種類和特徵。但是這裏只想就其特徵，并且只是就其與辯證法唯物論有關各點加以考察。

誰都知道，馬克思在他那有名的「費爾巴哈論綱」中，對於從來的唯物論作了如下的述評：

「從來的一切唯物論——連費爾巴哈的唯物論也在內——的主要缺點，是在於只在客觀或直觀的形式中去理解對象、現實、感性，而不是把它們看做人的感性的活動、實踐去理解它們，不是主觀地去理解它們。」

這裏是把辯證法唯物論以外的一切唯物論的主要缺點，作了一個理論的總括。本文



也許不過是把馬克思在這個論綱中所表現的思想反省一下罷了。但是我想這也不見得沒有意義。因為在今天，馬克思這個論綱是最被主觀性論者錯誤地利用着。馬克思在這個論綱中說過把對象看做「實踐」去理解，又說過「主觀地去理解」，可是這些話却被主觀性論者完全用觀念論的方法修正着、流傳着。在他們這批人當中，實踐成了口頭禪。可是，結果，他們口中所謂實踐，與馬克思主義革命的實踐是貌合神離的，這不過是資產階級「實踐哲學」中所說的「實踐」——實則是小市民的觀念的實踐論——罷了，并且這也不過是想拿這種手法來修正馬克思主義革命的實踐的機會主義罷了。不過關於主觀性論者的「實踐」論，已經在別的地方詳細討論過，這裏就不再提了。

馬克思在上述論綱中是說「只在客觀或直觀的形式中去理解」對象——事物，他在別的地方也用「形而上學的」一詞來表示這個意思。「形而上學的」這個字眼有兩個意義。它的本來的意義，是以超越我們的經驗和歷史的永久不變的「本體」為前提。但是它的一般意義是指的一種態度，即按照事物的直觀印象去了解事物，並且把這種了解原

封不動地固定起來，也就是按照對象的外表姿容去了解對象，而認為它是一次完成的；這個字眼在馬克思主義的文獻中也每每是作這個意思用的。資產階級的唯物論的根本性格，要而言之，也是一種只知按照對象的固定的、靜止的印象而直觀地、受動地去了解它的態度。

當然，像這樣的態度和性格，是不限於資產階級的唯物論的。這是「從來的一切唯物論」所共通的特徵。但是這裏不能夠就「從來的一切唯物論」來具體地研究這個問題。這裏只打算就資產階級的唯物論，來考察一下這樣的根本特徵，是具體地表現了一些怎樣的缺點？

講到資產階級的唯物論，也有各種各樣的形態，不過這裏先提出自然科學的唯物論來研究一下，這是資產階級的唯物論的主要形態。勃興期的資產階級唯物論的性格，在自然知識和自然觀的領域中表現得特別鮮明。

勃興期的資本主義經濟，基於其生產技術上的必要，差不多是多多益善地需要着自

然知識。同時自然知識，由於這種必要，也有了空前的發展。如果不對於自然本身予以忠實的觀察和記錄，如果不對自然本身的固有運動法則加以考察，人們便無從得到有助於實際生產技術的知識，其餘一切都在其次。因此，不管人們喜歡不喜歡，如果想要獲得有助於實際生產的自然知識，便不得不對自然採取客觀的唯物論的態度。在當時年青的資本主義時代，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不但還不是社會之物質的生活發展的阻力，倒是對於這種發展起了空前有力的推動作用；因此資產階級對於自然的態度，也不得不適應這種作用的強度，而是客觀的唯物論的了。

但是，正如恩格斯所一再說過的一樣，當時的自然科學還是很幼稚的。在當時的自然科學的發展中，發展的水準比較高些的是特別爲了適應資產階級的機械生產的必要而發展起來的力學和數學。力學正如 *Mechanics* 這個字眼所暗示的一樣，是由「應用於機械」這個意思轉來的字眼，它的研究對象是在固定而靜止的物體間起作用的力，與由此所產生的運動的關係。力學在物理學的各分科當中發達得最早，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和牛頓奠定了所謂古典力學的基礎。這是物理學中的數理研究方法的標本。這件事對於力學的世界觀的風行發生了決定的影響，一直到電磁學世界觀出現為止，差不多沒有人不把力學看做最根本的科學。所以，當我們考察作爲資產階級唯物論的主要形態的自然科學唯物論時，我們可以說力學的世界觀是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機械論的」這個字眼之所以常與「形而上學的」這個字眼一同用以來表示資產階級唯物論的特徵，便是因爲這個原故。

但是十七、八世紀中的自然科學的各分野，就全體而言，還是互相孤立，互相分散的。講到物質與生命與意識之間的相互關聯和推移的各種條件，當時的知識還是非常貧弱。力學和數學等與生理學和心理學等之間，還有完全無法逾越的鴻溝，至於這些科學與經濟科學和政治科學之間所存在的鴻溝也是一樣。當時的心理學和哲學，也都還沒有成爲科學；至於所謂人生觀和社會觀，那是更用不着說了。就是心理學和哲學，頂多也不過是一種擬似科學罷了。就講存在和對象吧，也不是說只有力學所研究的本質上死了

的固定的物體或機械類，才是存在，才是對象。感覺着欲望着并且作用於別的存在的存在，也是存在，并且在這些存在當中，人正可說是最代表的存在。可是，在當時還缺乏充分的理論條件——具體知識——從統一的關聯中把各種各樣的存在理解為物質的各種運動和發展的各種形態。科學的這種跛足的發達狀態，於是便產生了一種錯誤傾向，以為那種可以適用於自然的一部份的力學和數學原理，不但可以適用於其他一切部門，甚至可以適用於社會生活。

一切的意識形態，都各自有其相對的獨立性的體系。在這個限度內，這個意識形態的性格如何，就要看這個體系所必需的各要素，從它的先行時代承繼了些怎樣的傳統和遺產？同時還要看它在它那個時代，發展了一些怎樣的新性質，到了怎樣的程度？資產階級的唯物論在這點也不是例外，它便是資產階級所必需的，并且發展起來的知識的性質和範圍與程度的反映。

但是，這也不過是說，在理論上直接受到的制約是如此罷了。至於講到資產階級的

唯物論之形而上學的和機械論的性格的起源，則不但應當從這樣的單單由資產階級所賦予的知識側面加以考察，并且應當從作爲一個階級看待的資產階級本身的歷史位置和作用，去加以更深刻的考察。

從認識論的觀點來說，我們的普遍的知識，大體上都是跟在個別的知識後面發達起來的。無論就「個體發生」的意義而言也好，或就「系統發生」的意義而言也好，都可以這樣說。個別事物所組成的一般的關係如何？以及個別事物是在怎樣一種一般的原理之下運動着的？人們爲了要能够獲得這些知識，首先需要就個別事物的性質和它們的個別運動形態，甚至它們的特殊運動形態積蓄着某種程度的具體觀察和經驗。所以我們可以說，我們的知識的第一階段，一般說來是對於對象的個別的、直觀的態度。我們最初一定得要對於對象本身的各種直接的性質和各種直接的規定，獲得明確的、可以說是無可動搖的印象。所以就講科學的發展吧，在知識的發展程度還不高、其範圍又還不大、一般地還是幼稚的時候，整個說來，知識當然是缺乏統一性的、分散的、形而

上學的知識；如果這「形而上學的」的意義是指直觀的、把對象固定化起來的傾向而言的話。

但是最根本的問題并不在這裏。問題是在於這樣的一種認識論的機能，何以不得不與別的各种機能——例如空想的機能或推理的機能——隔絕開來并且強調起來？在直觀形式中理解對象，并且把對象固定化起來的認識論的機能，固然是我們基於感覺和知覺的直接的知識所固有的東西，并且是絕對必要的東西；但是從這句話中，并不能得出結論說某一時代的整個知識，必然地帶有直觀的乃至形而上學的傾向或一般的性格。一般說來，單只從認識論的機能是引伸不出某一時代的知識之一的性質或發展方向的（這個道理是極其自然的，無論講機械論的性質也好，或講辯證法的性質也好，都可以這樣說）。

那末，我們到底應當從何處去尋求資產階級唯物論的形而上學的和機械論的性格之社會的乃至階級的根源呢？

它的最深的根源也不在別處，而在資產階級的商品生產樣式本身當中。商品的物神崇拜（即認為在個別的事物當中藏有祕密的力并且進而崇拜這種力），便是資產階級所固有的想事方法。在資本主義經濟當中，人與人的關係是當做商品與商品（即物與物）的關係表現出來的。無論是作為物的對象看待的商品也好，貨幣也好，資本也好，在資本家的社會看來，好像都具有生出利潤的「本性」似的。金錢是當做一位支配人們的運命之「神」表現出來的。資產階級沒有能够理解：商品的這種「神祕性質」，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一個表現。

資產階級的商品經濟，與中世的自然經濟不同：在資產階級的商品經濟中，個別生產者脫離了人格的從屬關係，他們是自由獨立的了。他們是依照個人主義的方法生產着物品。各人都是個別地從事於私的勞動。但是這樣個別的私的勞動，爲了要成爲這麼一種個別的自由勞動，要有一個前提；并且只在這個前提之下才能成功，這便是這種勞動的產物要與別的產物相交換。任意的職業，爲了要按照任意的方法在社會上存在，任意

的產物，爲了要自由地與別的產物相交換，於是交通和交換不得不普遍發達起來。爲了要按照普遍方法進行任意的交換，不得不根據一個共通的價值——即一切人們所共通的同樣勞動（勞動一般）來衡量一切的生產物。只有這樣做，然後各個私的勞動才實實在在成爲社會的總勞動之一環。所以人們衡量的私的勞動價值，總是常常拿它生產物品時所必需的社會的勞動時間做標準。所以所謂商品的祕秘性，實際上也無非是人們自身勞動的這種歷史的性格——商品生產社會中趨感性社會的勞動一般與感性的私的勞動的對立——在其生產物本身上的投影，無非是這種歷史的性格作爲「各種社會的自然的屬性」（馬克思）表象出來的東西罷了。

資產階級的社會是在封建社會的胎內自然發生地成長起來的，這種社會反映在資產階級的眼中，當然是天生成的，已經完成了的東西。社會的事物被他們反省起來的時候，一切都帶了「自然形態的固定性」。商品也是一樣，它的完成了的、固定的形態——特別是貨幣——不是表示商品與商品（個別生產者與生產者）之間的社會的關係，而是

用物的、自然的形態，來掩蔽這種社會關係。

人們的思維，按照這樣的方法分裂爲超感性的和感性的東西，這樣的事體在資產階級社會以前是沒有的。在中世的自然經濟中，人格的從屬關係支配了物質的生產，那時商品經濟還沒有普遍地發達起來，勞動的直接的社会形態，不是社會的勞動一般，而是勞動的特殊的、自然的形態。所以人與人的關係——它的等級制無論怎樣被神聖化被解釋都可以——用不着變換爲物與物（生產物與生產物）的關係表現出來，而常常是表現爲他們自身的人格關係。

要而言之，資產階級的思維所固有的特色，第一是按照機械論的方法把對象個別化起來的傾向，即把個別對象的直接的形態了解爲絕對的東西的傾向。第二是使這些個別形態所互相關係互相運動的一般原理，採取一種潛藏在個別對象內的幻想形態表現出來。這是一種矛盾的表現。因此，個別的自然形態，便不得不是原封不動而一面又與這種自然形態所固有的幻想的一般者（如貨幣的一般的物神崇拜的表現）相結合，并且

從這裏引導出來。正如商品的物神崇拜，是生根在商品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二重性的資產階級幻想一樣，在資產階級的商品社會中，一般的想事方法，也常常使個別與普遍的辯證法的關係採取幻想的姿態。講到人與人的關係時，這種想事的方法，便使得個別的自由獨立的個人，一方面始終是具有分散的多種多樣的差別，而同時他方面又使得這樣個別的差別爲了要成爲可能，他不得不採取抽象的個人一般——即永遠的「人性」「自我」「個性」等等——的現象形態。這種想事的方法，是想從超歷史的永遠的「人性」和「自我」與「個性」等各種性質把現實的人的各種歷史行動引導出來。

在封建社會當中，使個物與個物發生關係并且使它們活動起來的一般者，是決定了等級的人格的從屬關係。生產命令常常是來自上面。在封建社會當中，這個一般者的物活論的幻想的神，要而言之不過是披上了聖衣的領主罷了。這樣的神既是君臨在各個人之上，同時又存在於各個人之外。可是在資產階級的社會當中，神却鑽進各個人裏面去了。現實的個人，分裂成看得見的自然形態和眼睛所不能看見的永遠的形態，并且後者

潛藏在前者裏面，而前者則又成了後者的「外化」了的東西。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第四節中用了下面的幾句話描寫了這種情形：

「基督教，特別是在資產階級手上發展起來的新教、理神教等，都是把抽象的人作為神來崇拜的；在商品生產者們的社會內，這些宗教是最適合的宗教形態；在這種社會當中所結成的一般的、社會的生產關係是生根在一種特殊的價值關係上，這種價值關係使商品生產者們把生產物當做商品、因此也當做價值而使它們互相發生關係，從而也把他們的私的勞動在這種物的形態上當做同樣的人類勞動而使它們互相發生關係。」

要而言之，在資產階級的社會當中，個別地分散了的個物（個別的商品和商品生產者，一般說來即個別的人和事物）都被看成了構成社會或全體的根源的單位，而在他方面，社會或全體又被賦予了幻想的一般形式。這種思想方法，在我是常常把它叫做抽象的、幻想的原子論的。

這種可以名之為抽象的原子論的世界觀，是從資產階級自身社會的經濟的生活中產